

昙花一现

□应晓红

前段时间,在展会上遇见了二十年未曾联系的戴老师。惊喜之余,未免感叹时光匆匆,犹如昙花一现。

那年,我在乡下初中教书,因回城的交通还不是很方便,就经常住在学校的宿舍。同事戴老师是位优秀的语文老师,更是个花痴,经常向我炫耀她家小院的花。有一天放学,她拉住我说,她家的一盆昙花含苞待放,估计今晚要开,邀我去赏花。我虽不是花痴,但未曾见过昙花,更没有亲眼看过它的开放。于是,我当即答应去。

到戴老师家一看,小院中最显眼处摆着一盆昙花,非常高大,竟然长有十六七片海带状的肉叶子,上面有七八个花骨朵,其中一个花苞很大,花茎呈钩状,花苞顶端微微上翘。戴老师说,昙花出现这种状态就表明要开花了,但一时半会还开不了。

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晚上9时多再去那昙花,花苞上已经裂出几条缝,明显比我来的时候要大,说明它正在开放。窗外不远处是一条小河,月影和水色在六月的夜色里越发美丽,像一幅水墨画。小河是村里孩子们的天堂。每到夏季,孩子们会在河里嬉戏,也许是入夜了,没有了孩子们的嬉闹声,似乎有点太过安静。

11时多,那昙花裂缝越来越大,

花苞口微微张开,白色花瓣已经露出一点点,可以看到里面淡黄色的花蕊,清雅的暗香幽幽传出,真是雅致极了。

戴老师提议边喝酒边等花开。喝酒间隙,戴老师讲起了昙花的传说。昙花原来是花神,却爱上了每天给她浇水的男青年。玉帝多事,害怕那男青年被诱惑,就将花神贬入凡尘,变成昙花,只准夜间开放,且只能开一小会儿。还让那男青年出家,赐名韦陀,让他忘记花神。韦陀潜心佛法,果真忘了花神,但花神却忘不了韦陀。她知道每年暮春时节,韦陀要在夜里下山来为佛祖采露煎茶。昙花就长在韦陀的必经之地,在他来的那个时候开放,希望韦陀能记起她。可是等待了千百年,韦陀始终没有认出她来。昙花一现,只为韦陀。昙花又名韦陀花。

也许是喝了点酒,也许是故事太凄美,我的脑袋有些迷糊。戴老师让我先眯一会儿,昙花一展开就叫我。等我一觉醒来,已是凌晨5时,戴老师也已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再去那昙花,花瓣已经萎缩耷拉下来,色泽暗淡,只有些余香。

那晚之后不久,我就离开了那所学校,也没有机会再欣赏昙花一现的奇观。每每想起那晚,总是满满的遗

憾,无法释怀。

此后,对昙花一现充满了好奇,谜一样的昙花为什么会在夜间开放?为什么总是匆匆一现?我也查找过一些资料,断断续续地了解了一些有关昙花的知识。昙花原本是热带沙漠里的植物,沙漠里白天温度高,到了晚上空气中有一定的水分,昙花才能开放。晚上开花,可以避免强烈的阳光曝晒;开花时间短,是为了减少水分的流失,有利于它的生存。另外,昙花是通过虫子来授粉的植物,沙漠地区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昆虫才频繁活动,所以昙花选择晚上八九点后到凌晨四五点这段时间开放,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细细想来,其实没有什么耿耿于怀的过往,一切都是当下最好的安排。在当时每个情境下的遗憾、沮丧、忧愁的时刻和喜悦、感动、柔情的时刻,在时间的催化下汇合交融,反而成了日后回味无穷的琼浆玉露。人生经历了风风雨雨后,回首凝望,很多事情在岁月的长河里也只是昙花一现的幻影,何必在意旅途驿站中那点微不足道的失意,更无需执着于过往而放弃未来路上更美的风景。

遵循自然规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现在还不够好,那就是还没有到最后。

双城

致敬那些勤奋奔跑的人
(外一首)
朱林平

从义乌到永康
从金华到磐安
双城里的人啊
眼里有光
四季奔忙

从洋埠到大陈
从临沂到两广
一粒米或一个芋
一口杯或一扇门
让两座城温暖

从深广珠到鄂湘赣
从江浙沪到云贵川
一个个骑手
一声声敲门
让远方的人挂肚牵肠

从理县到新疆
从东北到平昌
远行的人啊
肩扛铁担
心怀梦想

一个个螺丝钉
一座座新工厂
一张张旧车票
一番番新希望
双城里的人啊
柴米油盐
指点江山

双城里的人啊
背负行囊
为爱奔忙
你们,我们,他们
汗水洒过花开
时光不老冬去春暖

在平昌 中国父亲的原乡

如同古铜的月亮
照亮前行的夜晚
如同冬日的阳光
给予温暖的力量

黝黑的脸庞
是大地苍老的脸庞
黄土地般
踏实而又营养

斑驳的手指
是岁月无声的手指
如风拨弄
却又抚慰沧桑

深邃的眼神
是村口守护的老樟
内心深处
家乡的守望

多年之后
我们和自己撞个满怀
和岁月一起相互苍老
和时光一起相互问好



华溪一景 方祖强 摄



片片枫叶情 徐金星 摄

岁月如水

□俞昆

生在江南,长在江南。水波仿佛一块玉枕,伴着水乡人履足转醒,哄着安然入梦,江南人的梦似乎都比旁人多一层水雾。不同地域的水也是各有脾性,西北的水是惜字如金,从不夸夸其谈,只偶尔在地表绿洲被窥得剪影半寸;西南的水是脱缰野马,横冲直撞,浊浪排空,珠玉四碎;东北的水是最善打扮的,冬季铁石心肠,夏日热情似火,春秋柔媚生波,而江南的水最是温润,任由水乡人在柔柔的水波中撒网、摇橹,做一场人生的大梦。

我梦中时常萦绕那条小溪,像游弋在梦魂深处的一尾小银鱼,银粼粼、清冽冽、叮咚叮咚。有时是听着听着长安街的沸反盈天,有时是看着看着钱塘潮的猛浪若奔,有时是弹着弹着《月光曲》的夜深低吟,有时是闻着闻着白米饭的滋滋焦香,我总是忍不住遥想这一尾山间里的小银鱼,银粼粼、清冽冽、叮咚叮咚。

于是,我时常执着寻访水的源头,

未形成的溪流水的源头。在那里只能伫立静观沙石落木的间隙处一点一点挤出的水滴。不可想象的是,这样冷硬坚固的岩石,怎能拧出这水滴以及下游多得不胜枚举的涓涓细流,这些江河湖海它们此刻在哪里,那日后江河湖海里的鱼虾藻荇又是从哪颗沙粒中被孕育出来?那我呢?我的源头在哪里?在母亲那,在父亲那,在受精卵那里,在猿猴那里,还是在女娲那里?抑或我也只是由宇宙尘埃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的生灵吗?我甚至想开山掘地去看看滴水成源的积聚,想掀开时光幕布找找我的渊源。

这次回乡是专程探访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的好友。见面的时候是在病房,他整个身体是干瘪的,没有了生机,枯枯糙糙的。他叫我喝水,我喝水,他也喝水,水在他的嘴唇上映出些许光泽,仿佛连他也多了几分生机。原来水也是有生命的,在一张一弛的生命律动中泼洒的汗水,在一个一个

的细胞间质里涵养的H₂O,在一盼一顾的眼波流转中的熠熠生辉都闪耀着水的生命力。可朋友疲弊的躯体已经麻木了,也许是用了太多精力去消化西药,承受化疗吧。他的身体已经不愿再吸收这太过单纯的水的生命力了,他总是抿了抿唇便将水放下。喝多了上厕所不方便。他说。

雨后放晴的早晨,溪边潺潺的全是水声。埠头上,窗台下,水岸边,盈盈的全是水的媚态。一掬水,一泼洒,越幼稚的游戏越容易上瘾,泼泼洒洒之间,人聚了,人散了。朋友的逝去是意料之中的,可心情却总抑郁不见转圜。我于是又去寻水,水其实是极易寻得的。在人的生命刻度里,它是亘古不变的,永远在你们初识的地方静静地等待你。几家欢喜几家愁,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起落浮沉,似乎像这澄澈的水一样,一溜烟又回到了水中,倏忽不见,悲回悲家,喜归喜庐。